文明与意识形态

刘建军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意识形态/刘建军著.—北京:中华书局,
2011.8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7814-5

Ⅰ.文… Ⅱ.刘… Ⅲ.①世界史:文化史—研究
②意识形态—研究 Ⅳ.①K103②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931 号

书　　名	文明与意识形态
著　　者	刘建军
丛 书 名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责任编辑	王传龙
装帧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插页 4　字数 33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814-5
定　　价	60.00 元

自 序

眼前这本书，是我近十年来写的若干论文和零星论稿的一个汇集。其中大部分发表过，或者在杂志上，或者被收入书中。关于原初发表的情况，我应该做一个说明，这是学术规范的一种要求，也是对原初发表的杂志和出版社的尊重。但是，由于这些情况说来相对繁杂，我决定把它放在后记中，而在这里就不交待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采用的是我本人电脑中的原稿，并且在选编本书时做了某些不大的修改。

从内容上考虑，我用“文明与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名字来概括这若干篇文章，因为收入本书中的这些篇什的内容并不超出这个名称的范围。这从目录上也看得出来。我把全书分为五篇，分别为：社会文明、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政治理论、思想教育。其中，前两篇合起来，就是现在的书名，至于后面的三篇，大体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由此可见，本书论及文明的较少，而涉及意识形态的较多。这对作者的专业和理论兴趣来说是并不奇怪的。

本来，我只是为了眼前编书的需要而临时地甚至有点无奈地采用现在这个书名的，初衷不过是为了把这些看起来有些杂乱的文章编在一起，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无意地发现：“文明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多么好的题目！意识形态与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意识形态能否算作是文明中的一种结晶，并且是怎样一种结晶呢？“文明的冲突”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有无共同之处呢？问题是不少，可以研究的地方更多。但是，在本书中没有关于文明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一般论述。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近些年来，我在治学的过程中常常引以为憾，有时甚至引以为恨的，就是对问题的研究往往不能彻底。倘若真正能以彻底的精神来研究问题，则本书

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任何一篇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可以单独成书的。但现在却是这样不深不浅地一扫而过了。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又是时代的影响吧，我们很难在一个问题上驻足很久，真正安下心来长期钻研一个问题，而彻底把它弄明白。稍可自我安慰的，是本书中有些篇章当时确实下过一番功夫。特别是有些写得早一些的，往往显得更为从容和充分一些。而后来的一些，则尽管有些自己的想法，但由于已不再有原来的从容，许多篇也只能是“急就章”了。

恳请读者诸君多多给以批评指正。

第一篇　社会文明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

文明论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课题。历史哲学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没有历史和历史学，就谈不到文明，而没有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对历史的哲学把握，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文明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当然还不只如此），是现代历史哲学的最重要的代表。文明论是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可以说，文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论视野

1. 大历史科学——文明论的广阔背景

文明论的直接背景是历史观，间接背景是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考察文明的眼光不是局限于文明理论本身，而是放大视野，从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在他们眼中，自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都相互贯通而联为一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把人类文明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上，然后又把人类历史放在物质大自然的背景上。在这种贯通的研究中，文明论放射出阔大明亮的智慧光芒。

历史是文明的直接背景，因为所谓文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是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中的文明。至于其他星球上的所谓智慧生物及其逻辑定理问题——像杜林所乐于谈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还没有到谈论它们的时候。因而历史观或历史科学是文明论的直接理论背景，文明论是历史观或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对于历史及其科学

的看法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关于他们的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已耳熟能详，不必赘述了。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他们大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们认为，所有的科学，在广义上都是历史科学，即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如果再具体一些，仅仅从狭义上来看历史科学，那么它指的是关于人类史的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在这里，即使是狭义上的历史科学，也仍然是一个大历史科学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研究，或他们的文明论，集中地体现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文明时代的考察和阐明上。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历来人们关于文明的提法和观点，都是以这个时代为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考察了这个历史时代：考察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起源，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这个时代发展的基本过程，以及这个时代的必然的历史暂时性。在考察这个文明时代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基本特点，以及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时代以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和考察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立场。历来的文明论者，着力于对文明时代的赞美和歌颂，惊叹于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表现出对于当前人类所达到的文明阶段的崇拜；或者眷恋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表示悲观的情绪。与所有这些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得更高，用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人类历史中的这个文明时代，以批判的目光和思维来审视和剖析这个时代。他们着力于对文明时代的批判，着眼于对文明时代的超越，以及向新文明的过渡。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明确地定位于对“文明时代的批判”。恩格斯把这种批判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课题，需要许多文明论思想家共同完成。他说：“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②尽管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但马克思、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格斯为我们指出了方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文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进步，是通向更大进步的必经阶段，在这个历史时代中，人类在控制自然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这个文明又是以人类的屈从和屈辱为代价的，是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一文明时代的历史局限，揭示了文明社会中的野蛮，并依据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言了未来人类社会对于文明时代的超越，以及新文明的诞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阶级社会文明的批判者和继承者，更是新的共产主义文明的预言者和倡导者。

2. 文明论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论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经济分析法是基础，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区别于其他文明论思想家的主要方法论特征。不论是在马克思之前还是之后，都有一些研究文明的人从文化出发，或者抛开社会的经济过程，或者把经济过程归结为文化，而把诸如宗教、哲学思想等观念形态看作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去了解社会的文化发展，并通过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全面分析，揭示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奥秘。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分析法，是大概念的经济分析。它不只是分析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且分析人们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不仅分析生产力的方面，分析技术发展的方面，而且还分析生产关系的方面，即经济制度的方面。不仅分析物质的生产，而且分析以此为基础的精神的生产，分析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分析构成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一般前提的人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在这三种生产的相互关系中，深刻理解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

当阶级分析方法被运用于文明研究时，它的范围扩大了。它不仅是用来分析某个特定社会形态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态势，而且更主要地是用这种方法来观照文明时代与前文明时代和后文明时代的区别。由于他们抓

住了文明时代的阶级特征，从而揭示了文明时代的社会本质。因此，所谓文明史，也就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

历史比较法是所有文明论思想家都喜欢采用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有的思想家把历史比较法当成一种抽象类比的方法，当成凭借自己的直觉而盲目类比并得出结论的方法。这显然是靠不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比较法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和指导的，包含着丰富而科学的内容。它在被运用于历史的比较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首先，历史的比较是不同历史时代或时期的比较。马克思说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①恩格斯也指出："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②

这种历史的比较也表现在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对比上，通过这种对比可以揭示出文明时代的特点。恩格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肯定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③但马克思不只是把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相对比，更把它与未来的共产主义时代相对比。不仅深刻揭示了文明时代的缺陷，而且展示了共产主义新文明的优越性和必然性。

其次，历史的比较还是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文明状态的对比。这种对比是对历史时代的对比的充实和补充，因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状态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发展阶段及其表现的异同。这种对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涉及到远古历史而材料明显不足的地方，它能提供一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理解的钥匙。恩格斯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美洲和欧洲的文明产生发展过程进行了对比,揭示了二者的异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文明时,还研究了沦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殖民地的东方民族的文明,从而揭示了不同文明的冲突及其历史影响。

最后,历史的比较既是自然条件的对比,也是社会条件的对比;既是寻找共同点的对比,也是寻找不同点的对比。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广泛运用历史比较法,在许多方面都能给人以启迪。比如,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论文中,以欧洲的意大利和爱尔兰来对比亚洲的印度在自然和社会方面的特点。他写道,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分割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②]。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比较方法并不是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万能钥匙,它的运用必须以具体实际的历史研究为基础才靠得住。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7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二)文明的初步规定

1. 文明是一种实践事业、社会品质和历史时代

什么是文明？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①]这就提出了文明的两个基本特点，即实践性和社会性。

文明首先是实践的事情，实践的事业，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人类的文明既不是上帝的赐予，也不是其他星球上来客的礼物，更不是其他神秘原因的结果，而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劳动创造的成果。

实践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基本的形式。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的文明。人类的产生，即在物种方面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主要地是靠了劳动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正是那种尝试性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正是劳动的进步，即劳动的方式、工具等的进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纺纱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劳动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②]马克思还说过，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一星期也是不能维持的。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从而在文明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创造了文明，而且也推动着这种文明进一步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从实践活动的进步中看到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可以从实践活动的局限性中，比如从劳动的异化形式中看到人类文明的局限性。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思、恩格斯正是在劳动的发展史中找到了打开人类发展史奥秘的钥匙。

文明也是社会的素质，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文明是社会的文明，不是属于单个人的。正是由于社会的文明，社会的成员才成为文明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不能离开社会的文明而存在。“被斯密、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①]也就是说，这种孤立的个人的想象，是18世纪的人们对于自由竞争、个人奋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预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反映。“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②]

文明不仅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而且还具有历史性或时代性，也就是说文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文明时代”。恩格斯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是一个并非特别长久的时代。在此时代以前，人类还没有文明，而在这个时代以后，人类将具有一种全新的文明。

2. 文明的果实、精致品与活的灵魂

文明除了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点外，还具有四个基本要素。

首先，物质生产力——文明的果实。如果从经济的方面来看待人类的文明，那么文明的表现即果实，指的主要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成就，而不是指生产关系方面，后者只是生产力果实在其中生长和成熟的条件和形式。生产力这一文明果实的不断生长和发展，就构成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文明的果实是可以历史地继承的，由此而形成了人类历史的连续性。“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①而为了保持这种文明果实的传递，就需要不断地改变社会的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②“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③

其次，科学技术——文明发展的杠杆。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的，把它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方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常同寻常了。在恩格斯的这个讲话草稿中还有这样的话：“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④

再次，文化艺术——文明的精致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前人的科学文化创造高度重视和十分喜爱，认为这些东西也是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而不能像一些头脑简单的革命者那样将其一笔勾销。恩格斯批评道：“平均主义派和大革命时代的巴贝夫派一样，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即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无益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加以消灭；这是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而必然产生的一种偏见。”⑤

最后，哲学——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哲学，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人类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那么哲学又是人类思维之花中的最美的一朵。马克思写道：“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在中文第一版中，这里“文化的活的灵魂”译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德文原文“Kultur”通常译为“文化”，但它本身也有“文明”的意思。

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①]作为活的灵魂,哲学是不死的。

(三)文明时代及其特点

1. 文明:从野蛮时代走来

文明即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到来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即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作了概述。

蒙昧时代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生活在树上,以果实、坚果、根为食物。这是人类的童年。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得并不多。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采用鱼类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的。由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而沿着河流和海岸开始大的迁移,人类开始遍布于各大洲。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是人们学会了磨擦取火。这个时期大体上也就是旧石器时期。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的。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就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箭的发明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木制容器和用具,用韧皮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以及经过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的过渡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而在野蛮时代,由于美洲和欧洲大陆自然条件的不同,人类开始出现不同的特点和发展道路。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东大陆即欧洲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的,而在美洲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和石头开始的。在欧洲人征服美洲大陆之前,这里的印第安人还处在这样的阶段上。野蛮时代的高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

阶段是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的，在这里开始出现了带有铁铧的用牲畜拉的犁，它使得大规模地耕种土地，从而大量增加食物成为可能，从而也能够清除森林使之变成耕地和牧场了。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向我们展示了野蛮时代全盛时期。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史诗以及全部希腊神话——所有这些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由此可见，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在生产上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就。

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上，人类已经站到了文明的门前。再向跨出一步，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2. 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

文明时代是对天然物进行加工的时代。随着拼音文字的产生以及运用于文献的记录，在欧洲大陆，人们从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以及与蒙昧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对立。从人类生活资料的获取方面来说，蒙昧时代是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的时期，人造物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代，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方法的时期；而文明时代则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文明时代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时代。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文明时代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在经济上具有下列特征：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在这个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

文明时代是阶级对抗的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三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出现是社会的大分

裂，在每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其中往往有两个基本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它们相互对立，进行着阶级间的斗争，而且这种对立和斗争贯穿于该社会形态的始终。与上述三种阶级社会的形态相适应，在文明时代中依次出现了三种阶级剥削和阶级奴役的形式：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所具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封建社会的农奴制是第二个剥削和奴役形式；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则是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剥削形式和奴役形式。尽管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阶级剥削和奴役。因此，恩格斯指出，奴隶制（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有阶级就必然有国家，因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最突出地表现了文明时代的阶级特点。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文明时代还是城乡对立和片面的一夫一妻制的时代。恩格斯指出，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夫权制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它还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真正实现，而是男子对妇女的统治。家庭还是作为经济单位而不是以感情为基础的社会单位。

3. 文明时代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时代，或者说在阶级社会中，文明是在不断发展的。奴隶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向封建社会的文明，而封建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必然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

文明时代是私有制的时代，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财富的贪欲，是对这个文明起推动作用的灵魂。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